

福建人民出版社

【明】俞大猷 撰

廖淵泉

張吉昌

整理點校



正氣堂全集



PDG

本書列爲泉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二〇〇六年至二〇〇七年度泉州社會科學研究課題項目

【明】俞大猷 撰 廖淵泉 張吉昌 整理點校

正氣堂全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正氣堂全集/[明]俞大猷撰;廖淵泉、張吉昌整理點校.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7

(八閩文獻叢刊)

ISBN 978-7-211-05516-6

I. 正... II. ①俞...②廖...③張... III. 奏議—匯編—中國—明代 IV. K248.0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72966 號

正氣堂全集

ZHENGQITANG QUANJI

作 者:[明]俞大猷撰 廖淵泉 張吉昌整理點校

責任編輯:吳錦通

出版發行:福建人民出版社

電 話:0591-87533169(發行部)

網 址:<http://www.fjpph.com>

電子郵箱:211@fjpph.com

地 址:福州市東水路 76 號

郵政編碼:350001

印 刷:福州華悅印務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南平路鼓樓工業區華彩印務大樓 郵政編碼:350012

開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張:29.5

插 頁:4

字 數:944 千字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1-1000

書 號:ISBN 978-7-211-05516-6

定 價:80.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承蒙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勞動模範、福建晉江鳳竹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李春興先生全力資助出版，謹表衷心

感謝！



俞大猷畫像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整理點校編委會

顧問 鄭道溪 朱明

主任 李春興

副主任 蔡長溪 吳幼雄 潘維權

委員 李春興 蔡長溪 吳幼雄

潘維權 廖淵泉 張吉昌

整理點校說明

俞大猷（一五〇三—一五八〇年）字志輔，號虛江。明中後期福建泉州府晉江縣河市鄉（今屬洛江區）人，後徙居府城北門。官至都督，封征蠻將軍。他是偉大的抗倭愛國民族英雄，傑出的軍事家、武術家、兵器製造家、近古海軍和戰車部隊創建者之一。他一生征戰海疆沙場，最大功績是：平定日本倭寇勾結我國海盜的侵擾，保衛東南海疆和生民的安全，與戚繼光并稱為「俞龍戚虎」。俞氏用戰車抗擊蒙古韃靼部貴族進犯，維護北邊的安全。提出東北女真族的侵擾，是明朝最大的威脅，要加強防禦。回傳南少林武術到北方。他雖奉命殘酷鎮壓西南瑤族、僮族（今壯族）、海南黎族、閩粵贛邊深山峒民的反抗，但能愛民，以撫為主，幫助發展生產，建立政權治理，處理好民族關係，因而又被尊為「俞佛」。

為使戰友、上級及時瞭解情況和自己的正確主張，獲得各方支持，奪取戰爭勝利，並給後人留下借鑒，大猷於舟楫戎馬之暇，認真總結經驗，提出作戰方略，寫下大量保家衛國、經邦濟世的書信、文章和專著，委托摯友、幕僚、泉州人李杜代為編纂成集，友人、兵部車駕司郎中、廣東揭陽人鄭旻校閱。李杜以大猷身具浩然正氣，為之命名曰《正氣堂集》（以下簡稱《原集》），於明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刊行。此後大猷屢有續作，李杜又代為編纂《正氣堂集近稿與議稿》（以下簡稱《近議稿》）、《正氣堂續集》（以下簡稱《續集》）、《正氣堂餘集》（以下簡稱《餘集》），鄭旻也一再為之校閱。大猷又自編纂海戰專著《洗海近

事》(以下簡稱《洗海》)。然而和他一生政治經歷坎坷、屢遭壓抑一樣，俞著不受重視，遲遲無法合集整理點校重版。直到清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一八四一—一八四三年)，曾任江南福山鎮總兵的漳州龍溪人孫雲鴻，才把史學家、福州人陳壽祺珍藏的《原集》、《近議稿》、《續集》、《餘集》合成一帙，由漳州味古書室重新陸續雕刻印行，仍名《正氣堂集》，或稱《正氣堂全集》，惜又遺漏《洗海》抄本。

《原集》、《近議稿》、《續集》、《餘集》、《洗海》篇幅浩大，連同卷首共三十三卷。體裁多樣，有策論、揭帖、諭示、奏疏、書信、碑銘、序文、祭文、軍令、專著、雜說、詩歌等十多種，連同友朋及後人的序、跋、傳記等附文，共七百七十多篇(首)，圖表四十多幅，數十萬字。代表作有：《安國全軍之道》、《兵法發微》、《劍經》(實即棍經)、《兵略對》、《拙速解》、《大同鎮兵車操法》、《京營戰車近議》、《防倭議》、《興化滅倭議》、《鎮閩議稿》、《續武經總要》後序、《前會剿議》、《後會剿議》等篇。

俞著內涵博大精深，涉及領域廣泛，富有哲學、政治、軍事、武術、歷史、民族等方面的重大學術價值，是研究明代政治史、軍事史、武術史、民族史、外患史的珍貴資料，堪與戚繼光的《紀效新書》、《練兵實記》相媲美。其所論述的重大問題有：(一)以《易》學推衍兵法理論。(二)南少林棍術演練方法。(三)選將練兵的原則與要求。(四)海艦與戰車的製造及武器的配備。(五)平定倭寇與海盜擾害的戰略戰術。(六)為政安民，妥善處理少數民族與山地居民反抗的策略。(七)正確對待海禁、外貿以及與鄰國的關係等。而其詩歌則多愛國詠武、托物言志、緬懷戰友之佳作，洋溢著浩然剛正之氣、國情、鄉情、親情等真摯感情。俞著流傳已極稀少，幾成孤本。為研究俞大猷的光輝業績，宏揚他的愛國精神與崇高思想品質，搶救與保護祖國寶貴文化遺產，在重視傳統文化的福建晉江鳳竹集團有限公司的支持下，成立俞大猷《正氣堂

全集》整理點校編委會，以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勞動模範、該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李春興爲主任，資助並主持整理出版工作。聘請中共泉州市委書記鄭道溪，泉州市長朱明爲顧問。泉州第六中學特級教師、泉州俞大猷研究會副會長蔡長溪，泉州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泉州俞大猷研究會副會長吳幼雄，泉州軍分區原副政委、大校潘維權爲副主任。蔡長溪協助李春興主持出版工作。泉州第一中學高級教師、泉州文庫特邀編輯廖淵泉，泉州師範學院歷史系副教授、泉州文庫特邀編輯張吉昌爲委員，兩人負責本書整理點校工作。

本書以泉州市圖書館珍藏的清道光年間漳州味古書室重刊的正氣堂《原集》、《近議稿》、《續集》、《餘集》合帙本，福建省圖書館珍藏的收錄於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的浙江巡撫採集的《洗海》手抄影印本爲藍本，進行整理點校。

俞大猷、李杜等人不是專職編輯，缺少編書常識，加之不在同一時間抄寫刊刻，又經多人之手，因而原刻本與原抄本錯別字、異體字、殘缺或重覆之處較多，次序較爲凌亂，體例也不大一致。本書在保存原編的基礎上加以整理、校正、增刪、適當調整。現將具體做法說明於下：

一、本書依照《原集》、《近議稿》、《續集》、《餘集》、《洗海》順序編排，後加附錄碑記，共六大部分，合訂一書，使之成爲完璧，定名爲《正氣堂全集》。全集有總目錄，各分集各有分集目錄。

二、本書採用規範繁體字豎排，按豎排本符號標點、分段。

三、異體字（人名、地名除外），錯別字均更正爲規範繁體字（錯別字改正，部分參考廈門市博物館與集美圖書館縮小影印本），不另注明。缺漏之字加□，以意推測填寫之字及查不出的自造字均在字外加□，整段脫落者寫（缺）。文章缺漏題目者，整理者以意爲之命名。

四、原刻本與原抄本係清代刊刻、抄寫的，為避康熙帝玄燁尊諱，凡「玄」字都寫成「元」字，如福建漳州府屬玄鍾所寫成元鍾所，本書恢復原名玄鍾所。又為避滿族忌諱和「文字獄」之禍，凡「虜」、「胡虜」或「韃虜」等字都空缺，而加□或□□。本書恢復原貌，在空缺處寫上「虜」、「胡虜」或「韃虜」，均不注明。

五、受時代與階級的局限，我國古人輕視少數民族，原刻本與原抄本將僮族（今名壯族）寫成「獯族」，瑶族寫成「瑤族」。本書均更正為僮族、瑶族，以示尊重各兄弟民族。

六、增補《原集》目錄卷首四篇序、跋的篇名與作者，三篇傳記的篇名與作者，《洗海》的目錄，以便讀者查閱。

七、《近議稿》已有目錄，《原集》又有《近議稿》目錄，本書刪除後者目錄。《原集》已收錄《前會剿議》、《後會剿議》，《近議稿》已收錄《重建諸葛亭記》，《洗海》又收錄上述三篇文章，本書刪除後者三文。《原集》、《近議稿》、《續集》、《餘集》每卷開頭都寫「虛江俞大猷著，思責李杜編次，鄒山鄭旻校閱，復生孫雲鴻重刊」，卷末都寫「某集某卷終」，本書亦均予刪除，以省篇幅。

八、《原集》卷首俞大猷傳記排列次序是：《名山藏本傳》、《明史本傳》、《征蠻將軍都督虛江俞公功行紀》，既不按時間順序編排，又缺朝代、作者，有的傳文沒寫全稱。本書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注明朝代、作者，寫出傳文全稱，即《征蠻將軍都督虛江俞公功行紀》、〔明〕李杜，《名山藏俞大猷傳》、〔明〕何喬遠，《明史俞大猷傳》、〔清〕張廷玉等。改正重覆的卷數，如《原集》卷之十六後有卷之又十六，改為卷之十七。《餘集》卷之二後有卷之又二，改為卷之三，卷之三改為卷之四，卷之四改為卷之五。《洗海》只寫卷之上，缺寫卷之下。本書將隆慶二年正月至七月文章編入卷之上，隆慶二年八月至隆慶三年潤六月文章編入

卷之下，使之分量適當。《續集》卷之四只有《拙速解下》，《拙速解上》卻編在《洗海》中。本書將《洗海》中的《拙速解上》移到《續集》卷之四《拙速解下》之前，使之成為完整一文。兩首《古田竣事》詩，原編在《原集》卷之又十六，不合門類，本書將它移到《續集》卷之二，使之與詩歌合為同類。《讀梓人傳》、《秦醫》編在《原集》，與奏疏、書信不合。《神河解》編在《續集》卷之一，亦與書信不合，本書將這三篇文章依次移編到《餘集》卷之二《武舉序齒錄序》之前，使之與「雜著」同類。有的小字注文排在原文之前，或雜插在原文中間，不合次序。本書均將其移到原文後面，用小號字排印，編碼注出，以示與原文的區別。

九、原刻本與原抄本書信部分的體例不大一致，如與某某書後又與某某書，有的寫「又與某某書」，有的只寫「又書」，本書均改為「又與某某書」。《洗海》中書信的時間，有的詳寫皇帝年號和具體日期，如「隆慶某年某月某日」，有的只寫「某年某月某日」，或「某月某日」，本書均改為「隆慶某年某月某日」。目的是使讀者知道該書信的接受者和具體時間。

十、本書最後附錄五篇碑記，供讀者研讀參考，均注明碑立所在地、碑文出處、抄錄點校者姓名。

本書能順利出版，全仰李春興先生資助，泉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朱學群先生也給予大力支持鼓勵，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謝！

整理點校古籍，工程浩繁，難度巨大。限於能力水平，本書缺點錯誤在所難免，敬請專家學者教正。

整理點校者：廖淵泉 張吉昌 謹識

二〇〇六年六月一日

總目録

正氣堂集		(一)
正氣堂集近稿與議稿		(四七五)
正氣堂續集		(五〇九)
正氣堂餘集		(六六九)
洗海近事		(七七七)
附錄：有關俞大猷碑文		(九一五)
後記		(九二七)

正氣堂集

《正氣堂集》序

〔明〕李 杜

李杜，南方之野人也。終歲於林麓榛莽隴畝之間，龜手蓬髮，秉耒服耜於煙雲泉石之上。家無簿書算籌，廢往來書問，不渝墨引紙者數年矣，何足以知世之文章，而況於經世之文乎！

曩歲都督俞公以杜曾與之友也，走幣山中，迎杜至明州，爲其子師，客於是堂。居無何，公以胡公論赴詔獄，妾媵客於明州。公留杜守之，而以其經略之事迹委杜，曰：「吾之歸不歸未可知，而是書不可不傳於後，將使後之當其事者有考焉。」歲餘，公得無罪，入雲中，而杜歸矣。又三年，公以平僥至漳，再遣人招杜。杜適以治耕深山中，爲群盜所執去。逃歸，病而且餓。得公書，以告余母。母曰：「去哉！」來見公，歡敘數日。談及是書，以杜不挾之來也怒。杜曰：「王遵巖謂公瞻視在韞芾之間，言不能出口，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金鼓鳴乎側，白刃交乎前，則鷙鳥舉而虓虎怒。今日之怒，豈有金鼓白刃哉？猶怒杜日甚哉！公之怒，如羊叔子之悲也。羊叔子密計人主，遂吞強吳，以霸天下，功勳赫奕，照耀無涯，猶慮其不得久聞於後世也。登峴山，臨漢水，與參佐相語，悲咽而罷。今公之怒，得無類是乎？」公曰：「非此之謂也，亦將使後之當其事者有考焉耳。」

杜因於公篋中檢得是書，稍穩括之，凡若干卷。見公之所經略者，其於窮變化裁之制，何其不異於聖人，如此也，公之勞烈動於君相，忠讓推於縉紳，威望加於四夷，思澤普於蒼生，則世之人皆知之，無俟於杜之言之矣。讀公之書，非有所援於聖人之意之法。而要其大旨，則皆聖人之意之法之所存。則世之人

有未及知者，而杜當爲世之人言之也。吾指摘其一二較著者而明之，以聖人之意之法，則其所以用兵制勝之方，良有異乎孫、吳之爲書，而亦皆聖人之意之法也。

蓋聖人之待夷狄，其意之至嚴，莫嚴於《春秋》。而法之至詳，莫詳於《詩》、《書》。於其不可以化誨懷服者，則絕之甚峻。蓋將使中國有必伸之威，而夷狄無敢拒之權。若公車之千乘，公徒之三萬，則莫我敢承。戎車之嘽嘽，如霆而如雷，則南方來威，其制之之具在乎我也。於其可以化誨懷服者，則處之甚通。蓋將弭之以控縱之術，而潛之以消奪之機。如追貊之可服，則因爲之伯。而墉壑畝籍之法行，淮夷之有憬，則許之獻琛，而玄龜大賂之貢入。間有若服不服，若叛未叛，則周公之爲《酒誥》，誅戮必及於周之聚飲，而訓教姑行於商之沈湎者，變之之術因乎彼也。

今胡虜陸梁，車制不講，徒以羸馬當虜驕駟。東倭肆渡，戰艦不修，欲巽偷目前，與之通市。五嶺之賊，皆皆赤子。交黎遺庶，性亦易馴。但以統馭無紀，積驕而叛，累費屠慘，不設後圖。其制之既無其具，而變之又無其術。天下之患，將安所息哉！

公於胡虜，以兵車取勝，而破其奔衝。於東倭，以樓船定制，而却其貢市。蓋《周雅》之戎車，《魯頌》之公徒，而《春秋》至嚴之法也。其處交趾，則欲設舟師，以禦其來，復四峒，以厚其蔽。其處瓊黎，則欲立土官，以統其衆，建城廓，以致其聚，設墟市，以通其來。其在五嶺，誅元慝，以折其首，衆建縣，以更其俗，薄征徭，以致其附。則追貊之立伯，淮夷之獻琛，而周家至通之意也。其在新興，其浪賊治地之民也，治之宜急，瑤賊化外之民也，治之宜緩。則於《酒誥》之義，又何其相準哉？

以此數者，是吾所謂公之書非有所援於聖人之意之法，而要其大旨，則皆聖人之意之法之所存者也。

若其料敵制陣之機，應率全後之圖，實有仁義節制之妙。蓋有以盡乎孫、吳諸家之巧，而其運之以聖人之法之意，則又孫、吳之所不能兼也。孫、吳之書，可以行於權譎之代，豈王者一統所以制四夷，詰奸宄之法哉？

以公之才，使其早得賢相而用之，四夷賓服，兵革不試，而天下又安矣。今其功雖日隆，而其志未盡施，無怪乎公之以存是書而憚，以不存是書而怒也。羊叔子雖有兼吳之助，然卒不聞其有經遠之圖，可以延晉室百年之命者。蓋當天下初定之日，而山巨源已嘆之矣。則其一時之功胡足顧，而悲其易泯耶？

今公疏遜之臣也，所經畫建置之宜，化裁通革之利，其盡合於聖人之意之法，如此已可百世因之矣。使其得當廟謨之算、樞機之任，則其戡危興治，保大傳昌，且有以幾乎古之作者之盛，羊叔子何足道哉？後世之士，有能讀公之書而得其意，則由公之言而治，不由公之言而亂，且以得見是書而喜，不得見是書而怒矣。見之而不獲睹其全，則又豈能不致怒於余哉？然吾聞之公曰：「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其餘緒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則公蓋浮雲事業，糟粕詩書，於凡天下之物，舉無足以動其喜怒者矣，而猶不能不係意於是書。則公所以仁天下，慮後世之情，又豈人之所能及哉？

嘉靖乙丑春三月 閩雲臺山人思賁李杜序